



书

房沟

李巨怀
著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李巨怀 著



书房沟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房沟 / 李巨怀著. — 西安 :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1.11

ISBN 978-7-5513-0139-8

I. ①书…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33627 号

书房沟

作 者 李巨怀
责任编辑 韩霁虹 闫 瑛
整体设计 前程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710003)
E-mail: tby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305 千字
印 张 19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2012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0139-8
定 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102211

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项目
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

主 办：陕西省委宣传部 陕西省新闻出版局
 陕西省作家协会 陕西出版集团
承 办：太白文艺出版社

编委会：

主 任：胡 悦
副主任：刘 斌 薛保勤 雷 涛 陈建国
委 员：吴丰宽 禹鸿斌 齐雅丽 张 炜 党 靖

评审委员会：

主 任：陈忠实 贾平凹
委 员：肖云儒 李 星 畅广元 李国平 韩鲁华 刘炜评
 段建军 杨乐生 王芳闻 冯希哲 韩霁虹

題西風烈士書
陝軍集結
再創輝煌

庚寅夏

平凹



■ 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贾平凹题词

导言

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陕西省文联党组书记 刘斌

陕西厚重的历史文化孕育出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大家。杜鹏程、柳青、胡采、李若冰等老一辈作家是陕西文学的奠基者，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铸造了新时期陕西文学的辉煌，陕西文学对中国文学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自1993年“陕军东征”引起全国广泛关注和好评之后，作为文化大省，陕西作家已经形成了整体优势，但还没有摆脱各自为战的格局，没有形成陕西文学创作的浩大声势。

鉴于此，遵照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胡悦同志的指示，由陕西省委宣传部牵头，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局、省作家协会、陕西出版集团联合主办，由太白文艺出版社承办的“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的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项目，就是希望通过三四年的时间，筛选陕西本土作家原创作品，推出能够展示我省文学创作水平的优秀作品，形成“文学陕军”的品牌，带动我省作家进入新一轮的创作热潮。

实施项目带动发展战略是省委、省政府根据全省发展实际，着眼于加快文化、经济长远发展做出的重大决策。当前，陕西文化产业发展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省委、省政府对文化产业的重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大力扶持原创性的“大戏、大剧、大片、大作”，使我省的文化精品生产水平持续稳步提高。省委宣传部决定对“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这个重大文化精品项目从政策、财政上给予一定的帮助和支持，就是为文化资源和文化产业搭建桥梁，编织纽带。

文学即是人学。一个民族的复兴，首先是人文的复兴。陕西经济的腾飞，离不开良好的人文环境和氛围。我们推出“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这个宏大的文学工程，就说明我们有勇气、有能力、有信心把陕西文化大省的文学资源转化成新的生产力。

陕西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雷涛

去年这个时间，和省作协的几位同事在一起闲聊，话题由陕西作家是否存在“断代”现象扯到了有无希望使文学陕军再次勃兴。当时有人直言，陕军有望“二次东征”。我不主张用“东征”一词，因为它有对兄弟省市同行们的不敬之意。但我渴望陕西文学再度辉煌，当然也包括大量新人新作的涌现。

闲聊中有人提出可否以“集体亮相”的方式推出一批作品，主要是长篇小说和报告文学。这个话题当时只是说说而已，但当我们把这个想法和太白文艺出版社交流并向省委宣传部领导汇报时，得到的赞同和响应都是热烈的。这就足以使人感到这是一个只要想干事、能干事，就能干成事的时代。

作家和出版方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想，不论是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在现在的市场经济时期，都应当建立互信互爱、密切合作的战略伙伴关系。“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这个项目有了省委宣传部的肯定和支持，就有了整个社会和媒体的关注；有了和太白文艺出版社的“联姻”，我们就搭建起了文化资源和文化产业的桥梁，这样可以集结更多更好的作品，做最广泛的宣传、最大化的市场，不光要出成果，还要出效益以及影响力。这对促进陕西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为了将这个项目做好，我们一方面要继续争取上级部门强有力的支持，另一方面要加大媒体的舆论宣传，在全国营造更加浓厚的关注陕西文学创作的氛围。更重要的是，要动员社会力量关注和支持这项工作。

对文学创作者也应提出更高的要求。要积极创新文学观念、内容、风格和流派，从生活实践中丰富素材、提炼主题、鲜活语言、捕捉灵感，创作更多生活气息浓郁、底蕴丰厚，有一定的精神高度和艺术感染力的原创性文学精品，为广大群众提供一场文学盛宴。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作协名誉主席 陈忠实

在“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的新闻发布会上听到这项前所未有的文学图书出版计划的基本思路时，一个作家从我的记忆深处浮泛出来。

他年轻时穷困，穷困到不惜冒险参与海盗行径。但他突然发生了良知反省，产生了想写小说的欲望，而且这欲望强烈到不可压抑，急切到刻不容缓，他便逃离了海盗团队，栖居在海边小镇一个小屋里写起了小说。写成一部小说后，跑了几家出版社，没有一家出版社看中，但他痴心不改，更加专注于新的小说构思和创作。终于有一部小说得到了一家出版社老板有点勉强的认可，决定出版。他喜不自胜，拿着说不清是稿酬还是版税的10美元酬金，到当铺把自己的一辆自行车赎了回来，再把剩下的几美元全部买成最粗劣便宜的面包，堆在屋子里，潜心进入下一部小说的写作。到面包吃完的时候，他又把那辆自行车送到当铺里，换几美元再买粗劣便宜的面包，继续他的长篇小说写作……直到他走红并响亮于美国文坛，直到他的作品被众多出版社预约、抢购，甚至高价收购，这样，一个享誉美国乃至世界的伟大作家终于铸成不朽。他就是杰克·伦敦。

在“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即将启程的庄重而又令我鼓舞的仪式上，我想到杰克·伦敦如果是在当代中国陕西，肯定会进入“西风烈”图书出版系列，而且完全可能早几年就破土而出。因为“西风烈”出版工程的决策，正是基于目前中国文学图书出版现状做出的。任谁都能看到，文艺书籍的出版呈现着一热一冷的现象，名家的作品成为抢手货，本

省难得留住，多数流向省外出版社出版；而众多尚未成名的青年作家，写出的作品却少有人问津，出书成为普遍性困难。这是实施市场经济运作的出版业必然发生的现象。而“西风烈”出于发掘、扶植和培养有才华有潜力的新一代陕西青年作家，整合陕西作家整体实力的主旨，出版工程不是只盯着知名走红的作家。

面对“不相信眼泪”的图书出版市场，能够做出这样大气魄大动作的出版工程的决策，无疑出自一种富于远见的大思路大眼光，是为着尚未破土而出也尚未成名的陕西的“杰克·伦敦”们铺桥修路的，也就是为着陕西未来的文学事业的灿烂前景的。

陕西被认为是文学重镇。中国“十七年文学”有陕西作家的重要建树，新时期文艺复兴以来的当代中国文学，也有陕西作家不同凡响的声音。在当代文学界，尤其是陕西文坛的各界读者群体，似乎都在关注陕西文学的未来，更偏重于30岁以下的青年作家的成长和前景。能引起各方各界读者的关注，深以为幸，也是一种催发的力量。在我看来，这个“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出版工程的实施，便是最务实的扶植青年作家成长发展的举措。得着这样有力的扶持，陕西的青年作家将减除杰克·伦敦当年的苦苦挣扎，能够缩短破土而出，峭立未来中国文坛的时间，不仅创造陕西文学的新风景，也将成就中国文学别具一格的景观。

我为进入“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的作家庆祝，并期待好作品不断出现。我对项目的创立者和实施者诚表钦敬之意，你们的思路，你们的用心，都是为着神圣的文学事业的。

著名文化学者 肖云儒

“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属于叫人眼前一亮、拍案而起的大点子。这是陕西文学队伍的一次大的展示，也是陕西文学创作的一次大的策划，还是陕西文学出版的一次大的行动。面对着这个行动，很多人会很自然地联想起以前陕西的几次文学出征，包括六十年代柳青、杜鹏程、王汶石那一个群体在全国的影响，获得了“陕西是中国文学重镇”这样一个称号的回报；包括九十年代的“陕军东征”，强化了陕西是文学大省的这种威望和力量。

这一次行动和上两次出征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上两次陕西文学出征，基本上是陕西文学创作力的展示；这一次出征是策划力、创作力、营销力、执行力的综合展示。上一次的出征还停留在文学生产传统的循环圈内，也就是“作者——出版社——读者”这样一个传统的三维循环圈内；这一次出征已经进入了“作者——策划者——出版者——营销者——读者”整个一个市场经济时代文学生产的大的良性循环圈，我觉得它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一次这个行动，基本上是策划和创作同步，但是策划先行。它策划意识之强烈，对资源组合的观念之强烈，包括创作资源、出版资源、党政资源、市场经济的资金资源的组合，还有它形成品牌的带动能力等等，标志着陕西文学生产力进入文化产业的一个良好的开端。所以，这次行动在陕西的文学史上和出版史上都具有一个转型的意义。我唯一希望的是，把这个输血型的行动转化为造血型的，更新资金，融合资金，使文学产业链能够更快地提升。

第一章

民国二十八年（1939），书房沟的这场大火整整燃烧了六天六夜。

“书房沟，沟对沟，两条小河当沟流，八百人口住两头。”这是当地村民流传甚广的一句顺口溜。八百人连同沟外几十里的村民们都自发跑来加入了如火如荼的救火队伍，村民们难得一见的袁景珏县长坐着金丝绒马车，赶着落日，在大老鸦贾天行乡长的簇拥下，当天傍晚就赶到了。可惜，熊熊燃烧的漫天大火并不随着县长大人的声嘶力竭而有所减弱。救火队伍等到深夜子时已黑压压蔓延到了沟外，足有四五千人众。两条小河都刮干了，火势愣是越蹿越高，穿着大裆裤奔跑如兔子的精壮汉子们再也跑不动了，一个个像刚出锅的油糕，浑身冒着热气，就是迈不动半步。那些一杠子打不倒的汉子泼上的水仿佛转眼间便成了油，随着东南风的凌厉助威，后沟的贴氏庄园半天工夫便变成了方圆二十里开外都能瞧得见的一片火海。

贴家老爷子贴明儒老举人在眼看着火龙淹没贴家祠堂的那一瞬间，一口黑血喷出一丈开外之后，猝然倒下，“先、先人祠堂……”话未说完就咽气了。

元顺帝妥欢贴睦尔的小舅子，叱咤西府五百年的大元朝贴达妥尔元帅在挣扎绵延二十二代后，遗留下来的宏伟建筑刹那间灰飞烟灭了。

贴明儒老举人至死都没有弄明白，满院场的麦垛子招惹谁了，两声带哨的轰响后，他的贴氏庄园便成了一片火海。村民们在民国十八年（1929）

后好不容易熬到的好光景到头了吗？“天塌了，贴家麦场着火了！”“报应啊，贴举人自己造的孽太多了”，村民们七嘴八舌议论十天后，书房沟的保长王大善人王茂德才站在他们家大门口传来了县府的官方消息：“贴家麦场掉下来的是日本飞机的炸弹，县城大校场也掉下了两枚，蒋委员长的军官学校士兵正在列操，一下子炸死了三十多个。谢天谢地，我们书房沟没有死人就烧高香了。”王大善人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仿佛是从地底下冒出来的，晦涩、沉抑，十几年大烟瘾熏染下的没有一丁点儿血丝的精瘦干树杈般的手，默默地指了指天，便趑进了他家的二门，大门也随即“咣”的一声紧紧地关严实了。

贴家堡共有六进三十六院，光房间就有四百多间。贴家大院可是正经八百的皇家气派。贴元帅虽说没落失势了，可在建设贴家大院的时候却没有一点儿落魄的架势，光阴阳先生就请了好几位，最终才相中这北依高丘、南向渭河，龙泉河绕如龙盘、西山远望如虎踞的书房沟。贴家的先人可是捐出二百匹马，千里迢迢从北京请来建筑师设计的。整个大院依托山势，按照《周易》八卦建筑，光门楼就有三层高，五檩重檐，更不用说比县城隍庙的戏台子都阔气的戏楼。四周依托山坡的城墙就有五米多高，沿墙建有六座砖碉楼，三匹马在城墙上可以并驰。在书房沟虽说叫贴家堡，可固若金汤的程度比县城的城墙都耐用，县城的城墙都是土筑的，而贴家堡都是砖砌垫土夯的。要不，民国八年（1919）吴山的大土匪王海山攻进县城，县老爷溜烟躲进贴家堡才活了下来。尤其是六座十米高的砖碉楼上，一丈长、口径足有瓮口般的十二尊土炮，哪家劫匪不胆战心惊呢？同治年间（1862—1874）捻军起义，起义军硬是攻了十三天没有攻下贴家堡，最后十几名偷袭的兵丁从下水口钻了上来，刚一露头，就被贴家家丁的一阵刀剑砍削之后逃之夭夭了，更甭说正面攻城了。可现在，六天六夜大火纷飞后，贴家堡只剩下满堡子的残垣断壁以及如死蛇般僵硬的城墙了。

贴家堡在头七里就安葬了贴老爷子，按他们家的名望，最少把老爷子应该在家祭奠二七一十四天的。想想多少年来，他们贴家不管谁的白事，门前可是堆满了纸人纸马、花圈挽幛，从灵堂一直排列出贴家堡，占满了书房沟大半条街道。和尚、道士轮番上阵诵经，整个西府的达官贵人，村村落落一个都没有落下过，他们家鼎盛时，皇帝的谥匾都接了三四通。可落架的凤凰哪敢扑腾呢？全堡子虽说出了五服的本家不少，可哪一家不是

和他一样流着老祖宗的血呢？贴家孝可以说是万念俱灰，虽说船破还有三千钉，可整个家族随着贴老爷子的离去，百十号人早已树倒猢猻散了。只剩下他这一支二十几号人还住在城外他家的染坊里，老先人留下的近千亩良田，几经一代代折腾，到他老爷子手里也就只剩下不到百十亩的贫瘠土地了。安葬老爷子，遣散家丁、佣仆，老爷子的三房姨娘一哭二闹三上吊后，他手里就不到五十亩地了。贴家孝一个月下来便老了，腰也弓了，头发也白了，仿佛是被打断了腿的癞皮狗，全无往日的少爷风采。

“满屋子的红木家具没了，老先人那几百年的紫檀九龙雕床没了……还有那一大老瓮的鸦片烟膏呀，那可是几千个袁大头，那可是全家的命根子哟！”

贴家孝眼睛一睁开就是这几句话，着了魔似的，由不了自己，仿佛行尸走肉般没了精神，一个哈欠接着一个哈欠，大烟瘾犯了。原来他的烟瘾不比贴老爷差，一天六个大烟泡，现在三个好不容易捏捻的烟泡都没有现钱抽了，大烟签子把烟膏盒子刮得锃明瓦亮，两包裹过鸦片的乳黄色油纸他都刮了再刮。原来一躺在炕上，两个丫鬟便忙碌起来，递烟灯的忙烟灯，刮烟泡的忙烟泡，一阵神仙般享受后，两个丫鬟便捶胸敲背宽起心来。可现在呢？全家就剩下终身未嫁的老奶妈这一个佣人，哪还有可使唤的下人呢？没办法，贴家孝一阵阵要命的咳嗽后，自己一只手交替着一只手挪着支起了身子。没有过足烟瘾的大烟鬼就像立冬时的树叶子，没有风都躺不住的。更何况睡在原来染坊伙计们住的只铺了一层褥子的炕上，能舒坦吗？他的媳妇贴王氏，原来从未下过厨的贵妇人，这几天天天围着锅台转，帮着老奶妈做起饭来。没办法，二十多号人都要吃饭，她的老头子又是那不中看又不中用的牛皮人人，她再一万个不情愿又有啥法子呢？多亏了她眼明手快，在大火正起焰的时候，把贴家孝头下的枕匣子抱了出来，要不是里面装的首饰银圆，她连一点儿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了。想当年，她虽然只是个银匠铺老板的千金，可那银匠铺不是县城的银匠铺，是西安城里的银匠铺，贴家孝在省城上学，偷着卖从家里顺出的银元宝，他们俩才眉来眼去走在一起。当初，虽说贴老爷子一百个不情愿，可一看到腆着肚子大年三十回到贴家堡的儿媳妇，老爷子天大的能耐能咋样呢？“孽子、孽子，没有‘合套’、‘下定’就……贴家的门风、门风……”嚷过了十五也就不做声了。贴王氏虽然配贴家孝的确门槛低了些，但人家毕竟是省城的女子，

而他们家再显贵那也是好几百年前的事了，若不是想到这茬儿，贴家孝可能连门都进不了。还好，贴王氏家在后来婚礼中，陪的嫁妆还瓷实。这些“十里红装”蔚为壮观的显赫豪阔的面子货还不算，令堡子里仍待字闺中的老姑娘瞠目结舌、叹为观止的是光长命锁、项圈、耳环就有一大堆，足有整整一箱子两千两银元宝，那些“三娘教子”“麒麟送子”的纹儿，贴老爷子一看就知道贴王氏家的深浅。贴王氏虽然没念下啥书，人家毕竟还算个殷实人家，省城的千金，模样儿那就更没得说了，俊得叫贴家堡的女人都生满了妒意。贴老爷子心里明白，谁叫自己的儿子在省城书没念下，却在偷卖他家银元宝的一来二去之中，看上了银匠手艺，贴家孝的老丈人也是在贴家孝打叶条、压大型、上胶版、鏤花、焊接、抛光的一套套活路中，看出贴家孝做事的大气劲儿。要不，两个年轻人在外面、在家里眉来眼去、干柴烈火的，他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贴家孝在染坊里睡了一个多月后，终于熬不住了。这天，他叫贴王氏烙了一个白面锅盔，揣了几块银圆，挎着依然见证他身份的锦绣捎马想去县城逛逛。贴王氏心知肚明，她那不争气的男人说出去散心，不是逛烟馆就是去妓女窑子，反正不会干正事，可她心里高兴呀，躺了快两个月的男人还是男人吗？他能出去，证明他还有想法，心还活着，想花钱，说明他还有愿望。她这样想着，烙的锅盔又干又脆，而且面是新麦子磨下的头茬儿面，末了，还给贴家孝捎马里塞了三个煮鸡蛋。

可谁知，贴家孝刚走到书房沟两条小溪交汇处的慈安桥上，便和王大善人撞了个满怀。

“家孝、家孝，你这么着急是去哪里呀？”王大善人满腔的阴阳八卦。

“他叔，我想去县城办点儿事。”贴家孝赶紧满脸堆笑迎上前去。贴家孝心里根本看不起王大善人，那可是和他们家斗了大半辈子的对头，他知道自打他家遭了灭顶之灾后，全书房沟最幸灾乐祸的人就数王大善人了。

“家孝，七七的时候要给你父亲念经，咋没见你动静呀？”王大善人一脸关心，两个眼珠子却似两把犀利的匕首，冷冷地刺向了贴家孝的心窝子。王大善人可是哪壶不开提哪壶，王大善人的语音刚一落地，贴家孝便从前心凉到了后背，他没有想到，王大善人在他父亲坟土未干的时候，就露出狰狞面孔。平时伶牙俐齿的他此刻嘴巴僵硬地半张着，呆立在慈安桥中间，没了方向。

“家孝，不要以为这慈安桥是你贴家老先人修的，你就有资格挡别人的道，请让一下。”

王大善人根本不理睬贴家孝的感触，长袍袖子一甩，狠狠地朝小河里吐了口痰后，径直走了。

当贴家孝缓过神的时候，王大善人已经不见踪影了。他忽然间感到有一股凉气从脚底下顺着他那摇摇欲坠的身体往上直蹿，分明有一种陡然间掉进万丈深渊的痛苦，他一下子瘫倒在他总引以为豪、整个书房沟的百姓用来教化孩子的功德桥上。

初秋的风乍暖还寒，贴家孝感到比隆冬寒风还要刺骨的飓风来临了。他踉踉跄跄地回到家，贴王氏一瞅见他男人如熏纸的面孔，就知道出大事了，整个贴家染坊即刻间凝固了。

王大善人可算扬眉吐气了一回。在整个书房沟谁敢招惹贴家堡的人呢？他们王家虽说是书房沟第一大姓，可方圆几十里的人谁不知道他们王姓人家是从前贴家老祖先的营前亲兵，是老元帅每次上马前的垫脚石。贴家老元帅去世后埋到书房沟的塬上，他们王家光给老元帅守墓就守了整整五代，直到明朝末年，贴家祖上念其旧情，给他们王家划了几十亩地才安置下来，可几十代的奴仆心理早已渗透到他们王家的血液里，再怎么折腾再怎么算计都逃不出那个怪圈。整个书房沟，要不是人家贴老元帅建立私塾、修桥铺路、供养庙院，能人丁兴旺吗？要不是贴家一门三进士五举人，这个破破烂烂的荒山野岭凭啥叫这么响亮的名字？他们王家几十代人耕读传家，才出了三个秀才；而人家老贴家秀才却是代代辈出。他小时候就特别讨厌从朝廷给贴家在沟口修的进士匾牌坊下走过，那个张牙舞爪的挑檐，他咋看都来气，他也尝试着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月寂之夜，爬上牌坊，从腰里掏出铁锤，想把牌坊的饰角敲下一块出出恶气，可使出吃奶的劲儿，除了闪了几下星光、虎口震麻了外，一点儿石都敲不下。他只好灰溜溜地溜下来，在那气势恢弘的牌坊柱下，狠狠踏上几脚，以解心头之恨。长大一点儿，读了几年私塾后，一从贴家堡大门口路过，一看见进士及第的门匾，浑身都像散了架般愤怒。他就搞不懂，为什么整个书房沟都是贴家的遗迹、贴家的气息，老贴上贴家的标签，连整个沟的百姓都与他们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口恶气整整憋了他们家族几百年，直到他爷爷时才喘了一口气。

王大善人的爷爷是关中西府有名的刀客，号称“一刀王”。据西府百姓讲，一刀王壮年如虎的时候，杀人从来不用第二刀，不管大小物件，只要拿在他手里，就是夺人性命的杨二郎神戟，弹指一挥间，你和他便阴阳两界了。他爷爷的行踪谁也说不清，打小在襁褓时期，他就记得他们家方圆几十里的百姓哄小孩时都说：“听话，小心一刀王的飞镖。”话虽这么说，他却对这个在他们家乡充满传奇色彩的祖父有着深深的敬意。是他爷爷使他们王家在方圆百十里的地界里有着鸟也飞不过的名望。最为关键的是，他的祖父使他们王家在书房沟真正站稳了脚跟，有了和老贴家抬头说话的勇气。他始终搞不清楚他们家为啥忽然一夜之间有了钱，为什么一年间盖起了书房沟除了贴家堡外最宏伟耀眼的家宅。书房沟有着起码不下三个版本的说道：一种版本说的是，他们祖上给贴家老元帅看坟，几代人的守候后成了精，掌握了老元帅坟墓里的藏宝图，光金马驹就逮了好几匹。一种版本是，“一刀王”给凤翔府的大军阀党玉琨当过大队长，党玉琨派全府之兵，通宵达旦，在西府的斗鸡台一带挖坟掘墓快半年时间，他就是拿着掘出宝物库房钥匙的唯一亲兵。党玉琨一边吸大烟，一边鉴宝品古时，床前伺候的人就是“一刀王”，他最清楚哪件宝物的分量。后来要不是他祖父和党玉琨的二姨太私通事发，他不知要捞多少件人间宝物。还有一种版本说的是，他祖父给吴山大土匪王海山当炮手，王海山被宋哲元剿灭后，他从后山带了整整一马褡子金银财宝，连夜逃回了书房沟。总之，传说归传说，他王茂德可从来没有从他父亲嘴里听过一个确切的版本。他只记得他父亲王鼎一直神神叨叨地给他们兄弟三个茂德、茂禄、茂仁逢古历大节地说道：“我们王家能有今天，是你们祖父拼着命换来的。咱们王家祠堂的牌位是从你祖父开始有了光彩。你们以后一定要作为家训留给你们的后代，王家的先人谁都可以忘记，但你们的祖父不能忘记。”虽然他们王家尤其是王茂德一支蒙其祖恩，一代比一代强，书房沟的旱地水地足有六七百亩，可他就是没有搞清楚祖父从哪里发的横财。

“高头大马盒子炮，整个西府摇三摇”，是他们乡里对他祖父最权威也最明晰的解读，他却从记事起根本没有见过祖父。虽然在他奶奶的坟宅右上角，贴家岭最好的穴地里有他祖父的坟宅，但整个沟里沟外的人都知道那是个衣冠冢，他祖父死到哪里，他父亲都不清楚，他懵懵懂懂只记得凤翔府和县衙里的官兵隔三差五在书房沟捉拿他祖父的情形。官兵每次进了

书房沟，就里三层外三层把他们王家大院围得水泄不通。他父亲每次回话人没在大院，官兵就是不听，每次在大院外徘徊几个时辰后，才敢顺着墙根摸进王家大院，可是每次都空手而归。沟里的人心里明得像镜子，每当二更时分，沟里的狗吠叫不已的时候，“一刀王”回家了，贴家堡的更夫老李头就亲眼见过“一刀王”回家时的雄壮场面。挎着长枪短炮的马队足足走了快一袋烟的工夫，“一刀王”才最后抖着披风下了马。要不然，王大善人怎么能有三个奶奶，一个比一个水灵，金莲一个比一个好看。他至今还记得，他最小的三奶奶张摆柳，走路如春柳拂地，这是他们书房沟最有学问的贴家老举人贴明儒给他三奶奶起的外号。满沟的人看见她，都不敢大声喘一口气，那个景致呀，真是他最大的骄傲。虽然他是大奶奶的嫡孙，但他对三奶奶有着一种胜过对大奶奶的油然而生的敬意。只可惜，比他爸还小两岁的三奶奶，在他们家只生活了不到两个年头，就在给他们王家唯一的一次生产中难产死了。他听王家的长辈们说，“一刀王”闻讯回来，待了还不到一个时辰，就在官兵满天的枪子声中跑了。自那次离家后，“一刀王”再也没有回到过书房沟，就连“一刀王”的老母亲去世发丧，“一刀王”都没有回来。他听人说，他的曾奶奶发丧时，宋哲元调集了整个西府的快枪手二百多人，埋伏在书房沟的四周，足足等了两七十四天，直到他的曾奶奶发丧完毕，都没有见到“一刀王”的踪影。就这宋哲元还不死心，在“一刀王”老母亲的坟头埋伏了七七四十九天，都没有捉拿到“一刀王”。

“一刀王”真的从人间蒸发了吗？“一刀王”消失都二十年了，整个西府仍然争论不休。有的人说，“一刀王”去广州投奔了革命党；还有人说，“一刀王”去东北投了张作霖。总之，再也没有一丝音讯。可他听父亲说，他的三叔父王绅最初是被他祖父叫走的。他只记得大前年三叔父来信说，他在香港一家造船公司当工程师，他三叔父可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的高才生。日本的早稻田大学他不知道在哪里，更不清楚日本离书房沟有多远；他只知道，他父亲不止一次地说过，日本人坏得很，你爷爷是在蒋、冯、阎的中原大战中被蒋介石的士兵打死的，连个尸骨都没有留下。他的父亲王鼎领着他的二叔父在河南足足找了半年时间才六神无主地回来了。他的二叔父端了一个铁皮匣子，说是他爷爷“一刀王”的骨灰。可是里面装的是什麼？他至今都没有弄明白。但他比谁心里都清楚，“一刀王”十有八九

成了孤魂野鬼了，可他就是不敢往深处想。每次大年三十家祭，他父亲跪在他爷爷牌位前悲痛不已，他总是在心里压着万丈怒火，认为他爷爷都是叫贴家给逼的，要不然他爷爷怎么会铤而走险，蹬此绝路呢？

王大善人毕竟是王大善人，爷爷桀骜不驯的热血一直在他血管里涌动着，今天的书房沟谁不怕他王大善人的鞭杆儿呢？他每次出门，两个保丁一前一后紧跟着，他却除了既做拐杖又可护身的鞭杆儿外，从不带家伙。方圆几十里的人都知道王大善人有几下子，可谁见过他大打出手呢？保长的鞭杆在书房沟近千号人的眼里就是至高无上的权力的象征，保长的鞭杆儿在地上戳一下，不管是本家里外，都得赶紧缴上捐税。都说民国的税赋多如牛毛，可在书房沟，再难收缴的苛捐杂税只要到了王大善人的魔杖面前，都一个子不落地赶时缴了。要是稍有抱怨，叫王大善人的鞭杆在地上戳了两下，你就得驴打滚，三天翻一番了。后沟的贾三保，逼着王大善人的鞭杆在地上戳了三下，贾三保和他那唯一的传香火的儿子一同在深更半夜被县衙的保安队抓了壮丁。到现在都过去四五 years 了，贾三保的媳妇贾田氏还躲在娘家不敢回来，贾家父子的死活贾田氏的嘴皮子抬也不敢抬一下。这种风光，这般威严，日薄西山的老贴家可是没有了百十年了。

传言说，王大善人说一不二。贴明儒老举人在县府衙门告了整整十年都没能动其一根毫毛。虽说前任县长田维均刑简政清，被老百姓称为清水明镜，两次把王大善人绑到县衙，两次王大善人都毫发未损地回来，方圆几十里谁动得了王大善人呢？

最为神奇的是，王大善人和书房沟所在乡的乡长大老鸦贾天行有了结怨。贾乡长买通宝鸡专署专员温雅信，温专员速撰行文，“即刻将龙尾乡书房沟保长王茂德撤职，交专署并案查办……”

一个小小的保长捅到了专员公署，温专员的警备旅派来了一个排的士兵，把王大善人押进了专员公署的死牢里。

专审一个月后，准备以私加苛捐、草菅人命为名押赴刑场，省府的处决书都到了。谁曾想，南京民国政府的一纸公文赶着处决书第二天也到了。怎么样？官大一级不仅仅是压死人那么简单，温专员亲自坐着书房沟百姓从来没有见过的美国十轮大卡车，把王大善人送回了书房沟。就凭这，王大善人能不春风得意抖几年吗？

整个西府都知道王大善人有一个上通玉皇大帝的三叔父，是民国政府

陆军总长何应钦的同学，是真是假已经无关紧要。反正是王大善人不到四十岁的年龄三进宫后，谁还敢指手画脚！要不，书房沟遭了通天大火，袁县长火急火燎地跑到书房沟，王大善人在王家宅院里大门都没有迈出一步。

袁景珏县长最后还不是诚惶诚恐地一口一个仁兄去登门拜访，虽然他比王大善人大了足足有七八岁，可太上皇的威势，他是没有踏进龙中县的地界时，就死死记在心上了。